

欧洲十大  
犯罪推理小说家  
作品系列

# 干涸的湖

THE DRAINING LAKE

[冰岛]阿诺德·英德里达松◎著

何明霞·周雷◎译

新华出版社

# 干涸的湖

[ 冰岛 ] 阿诺德·英德里达松 著

何明霞 周雷 译

THE DRAINING LAKE

新华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干涸的湖 / (冰) 阿诺德·英德里达松著; 何明霞, 周雷译.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7.12

书名原文: The Draining Lake

ISBN 978-7-5166-3743-2

I. ①干… II. ①阿… ②何… ③周… III. ①侦探小说-冰岛-现代  
IV. ①I53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05154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15-7186

The Draining Lake by Arnaldur Indridason

Copyright © 2004 by Arnaldur Indridason

English translation copyright © Bernard Scudder 2007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Forlagid Publishing,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 干涸的湖

作 者: [冰岛] 阿诺德·英德里达松 译 者: 何明霞 周 雷

选题策划: 黄绪国

责任印制: 廖成华

责任编辑: 李瑞瑞

封面设计: 臻美书装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经 销: 新华书店、新华出版社天猫旗舰店、京东旗舰店及各大网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臻美书装

印 刷: 北京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mm × 210mm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247千字

版 次: 2017年12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年1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3743-2

定 价: 29.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她愣愣地站在那里，盯着眼前的那具骷髅看了好一会儿，简直不敢相信湖里居然会出现人的骷髅，这太令人费解了。

刚开始她还以为湖里又有一头羊淹死了，可走近了才发现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半掩在湖底的头骨以及一具人形的骷髅。只见它的肋骨从泥沙中凸起，骨盆和大腿骨的轮廓依稀可见。骷髅靠左侧倾斜，所以她只能看到头骨的右半边、两个空洞的眼窝和上颚露出的三颗牙齿。有一颗大牙还是镶了银的假牙。头骨上有个大洞，火柴盒大小。她本能地想到，这应该用锤子砸下去造成的。她又弯下腰来看看这个头骨，犹豫着伸出手指探了探头骨的洞口，里面全是泥沙。

她再次联想到了锤子，联想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人，头部被这把锤子击中，不禁令人毛骨悚然。可是这个洞又太大了点，不像是锤子砸的。她决定不再触碰这堆骨架了，于是拿出手机，拨打了紧急呼叫中心的电话。

骷髅沉在那么深的湖底，还被泥沙覆盖着。她不知道该说什么，总觉得这一切发生得太不真实了。她现在非常不在状态，锤子和火柴盒大小的脑洞这两种意象在她的脑海里萦绕着，使她思绪凌乱，注意力无法集中。

大概是因为她酒醉未醒吧！本来打算整整一天都待在家里，哪儿也不去。可是后来她改变了主意，决定去湖边走走。她之前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去检查一下那些设备。她是一名科学家。她从小就想当科学家，深知监控测量是一个需要多么认真的过程。可是她头痛得厉害，意识也不清醒。昨晚，在国家能源管理局举办的年度宴会上，她喝得烂醉如泥。当然，这种情况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她想起了家里床上躺着的那个男人。就是因为他，她才强迫自己去湖边走走的。她不想在他醒来的时候看到自己，真希望回去的时候那个人已经走了。宴会一结束，他就来到了她的公寓。但是，和她离婚后见过的其他人比起来，他没有表现出很高的兴致，而是娓娓而谈自己收藏的 CD。她刚开始还假装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可是后来她发现自己根本做不到，于是不知不觉躺在客厅里的椅子上睡着了。醒来后发现，他不知什么时候爬上了自己的床，穿着内裤和黑袜子，张着嘴睡着了。

“这里是紧急呼叫中心。”电话那头说道。

“你好，我要报案。我发现了一具骷髅。”她说道，“骷髅的头骨上有个洞。”

她的面部有点抽搐。该死的宿醉！怎么这么耳熟呢？骷髅的头骨上有个洞！她隐约想起童谣里有这样一句：一便士的硬币上

有个洞！或是一先令的硬币上有个洞？

“能留下您的姓名吗，女士？”电话那头传来了呼叫中心人员冷冷的声音。她稍微整理了下凌乱的思绪，报上了自己的名字。

“具体位置？”

“克莱瓦湖，北边。”

“你是用渔网把它拉起来的吗？”

“没有，它被埋在湖底。”

“那你是潜水员吗？”

“不是，骷髅是从湖底的泥沙中露出来的，肋骨和头骨都露出来了。”

“在湖底？”

“嗯。”

“那你是怎么看见的？”

“我站在这儿就可以看见。”

“你把骷髅拖到岸上了？”

“没有，我碰都没碰过。”她出于本能地撒了一个谎。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一派胡言。”对方最后愤怒地说，“你是在糊弄我吗？你知道浪费我的时间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

“我没有糊弄你，那具骷髅就在我的眼前。”

“你是说，你会水上漂吗？”

“湖已经消失了，”她回答道，“没有水了，只剩下河床，骷髅就在湖床上。”

“湖消失了？什么意思？”

“也没有完全消失，只是我现在站着的位置湖水干涸了。我是能源管理局的一名水文工作者，在记录水位高度时发现了这具骷髅。它的头骨上有个洞，其他大部分骷髅都埋在湖底的泥沙里。刚开始我还以为是一头羊的。”

“一头羊的？”

“有一次，我们发现了一头羊的骷髅，显然已经淹死好几年了。不过那时湖的面积比现在要大。”

电话中又沉默了一会儿。

“等等，”电话那头不情愿地说，“我会派一辆巡逻车过去。”

她安静地在骷髅边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岸边，测了测距离。她非常确定，两星期前她在同一位置测量的时候，骷髅还没有显露出来，不然那会儿就应该看得到。水位至少下降了一米。

克莱瓦湖水位的急剧下降使能源管理局的科学家们疑惑不已。湖上的水位自动监测装置是在一九六四年安装的，水文工作者的任务之一就是检查测量数据。但在二〇〇〇年夏天，监测装置好像出了点问题，每天从湖中流失的水量多得惊人，是正常情况下的两倍。

她回到骷髅旁，有种想把它挖出来洗刷干净，然后再好好观察一番的冲动。但她又想到，如果警察知道了肯定不会高兴的。她想知道这是具男人的骷髅还是女人的骷髅，并且依稀记得好像在哪部侦探小说里看到过类似的情景，除了骨盆不同，骷髅的其他地方几乎一模一样。她记得还有人告诉过她，别相信侦探小说里的鬼事。要不是骷髅埋在泥沙中看不到骨盆，她根本搞不清哪个是故事，哪个是现实。

酒劲上来了。她坐在骷髅旁边的泥沙上。在这个周日的清晨，偶尔有一辆车从湖边经过，可能是一家人趁着周末开车去往霍得斯维克，或者到更远的塞尔沃格兜风。这是一条有名的观光路线，穿过火山熔岩的田野，越过群山，沿着小湖，来到海边。她幻想车上可能坐着一家人。就在医生告知他们，他们不会有自己的小孩之后，她的丈夫离她而去。没过多久，他就再婚了，现在已经是两个可爱孩子的爸爸了。他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而现在躺在她床上的是一个她几乎不认识的男人，袜子都没有脱就上床了。随着岁月的流逝，好男人越来越不好找了。大多数男人要么是跟她一样离过婚的，要么更糟，连正经恋爱都没谈过。

她绝望地看着这些半掩在泥沙中的骷髅，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一小时以后，一辆警车从哈夫纳夫约杜尔开过来，朝着湖泊的方向，慢吞吞、懒洋洋地穿行在道路之中。此时正值五月，太阳高高地挂在天空，照射在平静的湖面上。她坐在泥沙上一直看着这条路，远远地向那辆警车招手，警车这时才停了下来。两位警官从车上走了下来，朝着她的方向看了看，走了过来。

他们站在那具骷髅旁，谁都没说话。其中一个警官用脚踢了踢肋骨。

“你觉得他死前正在钓鱼吗？”他问同事。

“你是说在船上？”

“或者是在这里涉水？”

“还发现有个洞，”她说，依次上下打量着他们，“在头骨上。”

另一位警官弯下了腰。



“没错！”他说。

“他可能是从船上掉了下来，摔破了头。”他的同事猜测道。

“头骨里满是泥沙。”第一位警官说。

“我们要不要把这事上报给刑事调查局？”另一位警官问道。

“他们大部分人不都在美国吗？”他的同事说着，仰望着天空，  
“去开一个犯罪侦查大会？”

另一位警官点了点头。他们又静静地看着这些骷髅好一会儿，  
其中一位警官转向了她。

“水都流到哪儿去了？”他问。

“说法不一，”她回答说，“你们打算怎么办？我现在可以  
回家了吗？”

相互交换下眼神后，两位警官记下了她的名字。虽然对她表示了感谢，但两位警官并没有为让她等了这么久而表示抱歉。其实她觉得无所谓，反正又不着急回家。这么美好的一天，要不是发现了这些骷髅，她肯定会趁着酒兴在湖边好好享受一番。她在想要是黑袜男已经走了，那就太好了，因为她可以在晚上租个影碟，裹着毛毯，一个人坐在电视机前慢慢欣赏了。

她低头又看了看这堆骷髅和头骨上的洞。也许她应该租一部好看的侦探片看看。

这两位警官将湖中发现骷髅的案情上报给了在哈夫纳夫约杜尔值班的警官，但是要解释清楚骷髅是如何出现在湖中心，同时又在干燥沙地上被发现，还真费了一番口舌。警官于是又致电局长办公室，将此事上报给了总探长，问他们是否愿意接管此案。

“这是鉴定委员会的事情，”总探长说，“我想我已经有合适人选了。”

“由谁来处理？”

“我们给他放了个大假。因为他个人的原因，一放就是五年。不过我知道，他会乐意调查这件事的，他对人口失踪一类的案件非常有兴趣，总想查个水落石出。”

总探长挂了电话后，又拿起话筒，跟对方说赶紧联系上埃伦迪尔·斯温松，并要求他带一队警探前往克莱瓦湖。

\*

电话铃响时，埃伦迪尔正在全神贯注地看书。时值五月，他

将那毫不留情照射进来的阳光拒之门外：客厅的窗户被厚厚的帘子遮了个严严实实，厨房里也没有像样的帘子，他就索性把厨房的门关了起来。四周黑乎乎的，他得打开椅子旁边的灯才行。

埃伦迪尔对这个故事熟悉极了，因为他之前已经看过好几遍了。故事源于一八六八年的一场秋季旅行。这场旅行从斯卡弗特哥出发，沿米拉达尔斯冰川北部的山间小路而行。几个游客结伴来到冰岛西南部的加达市，加入了当地的钓鱼俱乐部。虽然这些游客个个经验丰富，对路线也非常熟悉，但是启程后不久，还是因为遭遇了大风暴而全体丧生。遇难者中包括一个名叫大卫的十七岁小伙子。随后，营救人员展开了大规模搜救行动，可惜连个影子都没找到。直到十年以后，一次偶然的时机，人们在卡尔达克罗弗南部的大沙丘旁发现了这些遇难者的骷髅。他们死前把毯子裹在身上，相互紧紧地簇拥在一起。

埃伦迪尔在幽暗中抬起头来，想象着那个年轻遇难者当时一定充满着恐惧和担忧。他好像出发前就预感到会有事情发生一样。当地的农夫说起过，他走前把自己童年的玩具分给了兄弟姐妹，并告诉他们这些东西归他们了，他不会再找他们要的。

埃伦迪尔放下书，起身去接电话。是埃琳博格打来的。

“你来吗？”对方开口就问。

“我还有别的选择吗？”埃伦迪尔回答道。埃琳博格多年来一直在编写一本菜谱，现在终于准备出版了。

“噢，天啊！我好紧张，你觉得人们会怎么看？”

“像我这种只会用微波炉热饭的人，”埃伦迪尔说道，“可能不是……”

“出版商喜欢这本书。”埃琳博格说，“美食图片漂亮极了。他们专门委托一位摄影师拍的，而且还有一章专门讲圣诞节美食的……”

“埃琳博格。”

“怎么了？”

“你打电话来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克莱瓦湖中发现了一具骷髅，”埃琳博格说道。话题从菜谱转开以后，她的音调明显降低了。“我去接你过来。因为湖水干涸还是什么原因，今早有人在那儿发现了一些人的骨头，他们想要你过去看看。”

“湖水干涸？”

“是的，我还不是特别清楚。”

\*

埃伦迪尔和埃琳博格到达湖边时，西于聚尔·奥利正站在骷髅旁。取证小组正在赶来的路上，从哈夫纳夫约杜尔来的警官正捋着黄色警戒带，准备封锁现场，却不知道应该系在哪里。西于聚尔·奥利在旁边看着他们折腾，终于明白为什么傻瓜农夫的笑话总是发生在哈夫纳夫约杜尔了。

“你不是在休假吗？”看到埃伦迪尔穿过黑色沙地走过来，他问道。

“嗯，”埃伦迪尔说，“你调查得怎么样了？”

“还是老样子，”西于聚尔·奥利用英语说道。他抬头望向马路，一辆电视台的大型吉普车停在路边。“他们让她回去了，”他说着，向哈夫纳夫约杜尔的警官点了点头，“发现骷髅的是位女士，

她当时在这儿做测量工作。后期我们可以问问她湖水干涸的原因，正常情况下，这里的水位应该到我们脖子这儿。”

“你的肩膀还好吧？”

“还行。埃娃近来怎样？”

“她没有溜走，”埃伦迪尔说，“我想她挺后悔的吧！我也不太确定。”

他跪下来，观察骷髅露在外面的那部分，把手指伸向头骨的那个洞里，然后擦了擦一根肋骨。

“这个男人的头部被人袭击过。”他站起身来说道。

“这不明摆着嘛！”埃琳博格说道，语气中带着讥讽。“不过，首先得确定性别。”她补充道。

“更像是一场打斗，不是吗？”西于聚尔·奥利说，“洞口正好位于右侧太阳穴的上部，可能是一击致命。”

“我们不能排除他可能一个人在船上，不小心撞到船沿上摔死的。”埃伦迪尔说着，看了一眼埃琳博格，“埃琳博格，你编写菜谱用的也是这种语调？”

“当然，头骨碎片应该早就被冲走了。”她接着说道，没有理会他的问题。

“我们得把这些尸骨挖出来，”西于聚尔·奥利说，“取证小组什么时候到啊？”

看到路边停了越来越多的车，埃伦迪尔猜想，发现骷髅的消息已经传到了许多新闻电台的耳朵里。

“他们应该会搭帐篷吧？”他问道，望着路边的车子。

“会的，”西于聚尔·奥利说，“他们肯定带了。”

“你是说他一个人在湖上钓鱼？”埃琳博格问道。

“不是，只是有这种可能。”埃伦迪尔回答。

“要是他被袭击了呢？”

“那么这就不是一个意外事件。”西于聚尔·奥利说道。

“当时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埃伦迪尔说道，“有可能是被人袭击了。有可能是在外出钓鱼时，同伴突然用锤子打了他，可能当时只有他们两人在场，也有可能是三五人同行。”

“或者是，”西于聚尔·奥利插了一句，“他是在城内遭到头部重击，然后尸首被拖来扔进湖里，想毁尸灭迹。”

“那他们是怎么让尸体沉下去的呢？”埃琳博格问道，“你得在尸体上绑个重物才能让它沉到水底吧。”

“是个成年人吗？”西于聚尔·奥利问道。

“叫他们别过来，”看到路边的记者们正往河床这边过来，埃伦迪尔说道。一辆从雷克雅未克方向开来的轻型飞机低空掠过湖面，正在靠近。他们可以看到飞机上有人拿着相机拍照。

西于聚尔·奥利走向记者，埃伦迪尔则朝着湖心走去。午后的阳光照射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浪花正懒懒地拍打着泥沙。看着眼前的场景，他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湖水干涸是人为因素造成的还是自然因素造成的？又或者说是湖想通过这种方式向世人揭示某个罪行。在幽暗且平静的湖水深处，又埋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秘密呢？

他凝望着路边。取证小组技术人员身穿白色工作服，正穿过沙地朝着他的方向赶过来。他们带着一个帐篷，背着几个背囊，也不知道里面装了些什么。他抬头望向天空，阳光洒在他的脸上，

暖洋洋的。也许是太阳把湖水晒干的吧！

取证小组工作人员拿着小泥铲和细毛刷开始清理骷髅上的泥沙。他们首先发现了一根夹在肋骨中的绳子沿着脊骨向下延伸。绳子的后半截被压在整个骷髅下面，然后消失在沙土之中。

\*

那名水文工作者名叫苏珊娜，她正披着毛毯躺在沙发上，看客厅的影碟机里播放着的美国惊悚大片《人骨拼图》。黑袜男已经走了，临走前留下两个电话号码，可是被她冲进了马桶里。电影刚开始，门铃就响了。她总是得不到片刻的安宁，不是陌生人的电话，就是上门推销干鱼的，还有谎称是为红十字会收集空瓶子的孩子。这会会儿门铃又响了。她犹豫了一会儿，叹了口气，无奈地掀开了毛毯。

她打开门，看到两个男人站在她的面前。一个看上去很糟糕，背微驼，一副悲痛忧郁的神情；另一位看上去要年轻些，给人感觉好得多，可以称得上是帅气。

看着苏珊娜饶有兴致地打量着西于聚尔·奥利，埃伦迪尔禁不住笑了起来。

“是关于克莱瓦湖的事情。”他说。

将他们迎到客厅里坐下来后，苏珊娜告诉他们，她和能源管理局同事们推测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你们还记得二〇〇〇年六月十七日冰岛南部发生的那场大地震吗？”她问道。他们点了点头。“地震发生大概五秒以后，克莱瓦湖也受到了波及，导致湖泊排水速度加快了一倍。湖水刚开始减少时，人们还以为是由于当年降水量少造成的。后来才发现，湖水正沿着横穿湖底的裂缝往下漏。这些裂缝已经存在好多

年了，只是因为地震才变大了。这个湖的面积本来是十平方千米，现在差不多只有八平方千米了。水位至少下降了四米。”

“所以你发现了骷髅？”埃伦迪尔问道。

“湖面水位下降两米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只羊的骷髅。”苏珊娜说，“当然，它的头部没有受到袭击。”

“头部受到袭击？什么意思？”西于聚尔·奥利问道。

苏珊娜看了看他，接着又偷偷地看了看他的手指，好像在看他戴没戴婚戒。

“我看到头骨上有个洞，”她说，“你们知道死者是谁了吗？”

“还不清楚，”埃伦迪尔说，“他当时肯定需要一艘船才能走到离湖边那么远的地方，不是吗？”

“死者绝不可能步行走到发现骷髅的地方。几年前，那里至少有四米深。如果事情发生在更早的时候，可能更深。虽然我还不不知道具体有多早。”

“那么可以说他们是坐船到达那儿的？”西于聚尔·奥利说，“那湖中有船吗？”

“湖周围有房子，”他那双深蓝色的眼睛在精致的眉毛下更显得炯炯有神，苏珊娜一边盯着他看，一边说道，“那里可能有船只往来，不过我还没见过湖上有船。”

她心想如果他们俩能一起划划船就好了。这时，埃伦迪尔的手机响了，是埃琳博格打来的。

“你过来看看！”她说。

“发生什么事了？”

“快来看看，太不可思议了！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



他站起身来，叹了口气，把电视调换到了新闻频道。新闻里正在长篇报道克莱瓦湖骷髅事件，画面中一个警探正在接受采访，声明说他将会深入调查此案。

他走到窗前，朝着海的方向望去。窗前的人行道上，他又看到了那对夫妻。他们每天晚上都会路过他的房子。丈夫总是要比妻子快几步，而妻子也总是尽力跟上他，所以当他们边走边聊的时候，丈夫每次都得扭过头来看着妻子，而妻子也得看着他的背影说话。好几年了，他们每天都会经过这个房子，从不间断。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还会时不时地看看这个房子，看看海边的街景和花园，甚至会停下脚步来欣赏一架新装的秋千，赞叹一下栅栏上或台阶上主人的杰作。可是到了后来，他们开始对周围的事物毫不留意。不管什么天气，也不管什么季节，他们总是会在中午或晚上出来散步，形影不离。

海平面上远远驶来一艘大货船。虽然时间已经不早了，太阳